

一  
漢書匈奴傳

卷一  
卷二

1-12, 15-16, 14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9037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總目

漢書匈奴傳地理攷證一卷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攷證二卷

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後漢書東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南蠻西南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卷西羌傳地理攷證一卷 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南匈奴

傳地理攷證一卷 烏桓鮮卑傳地理攷證一卷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附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攷證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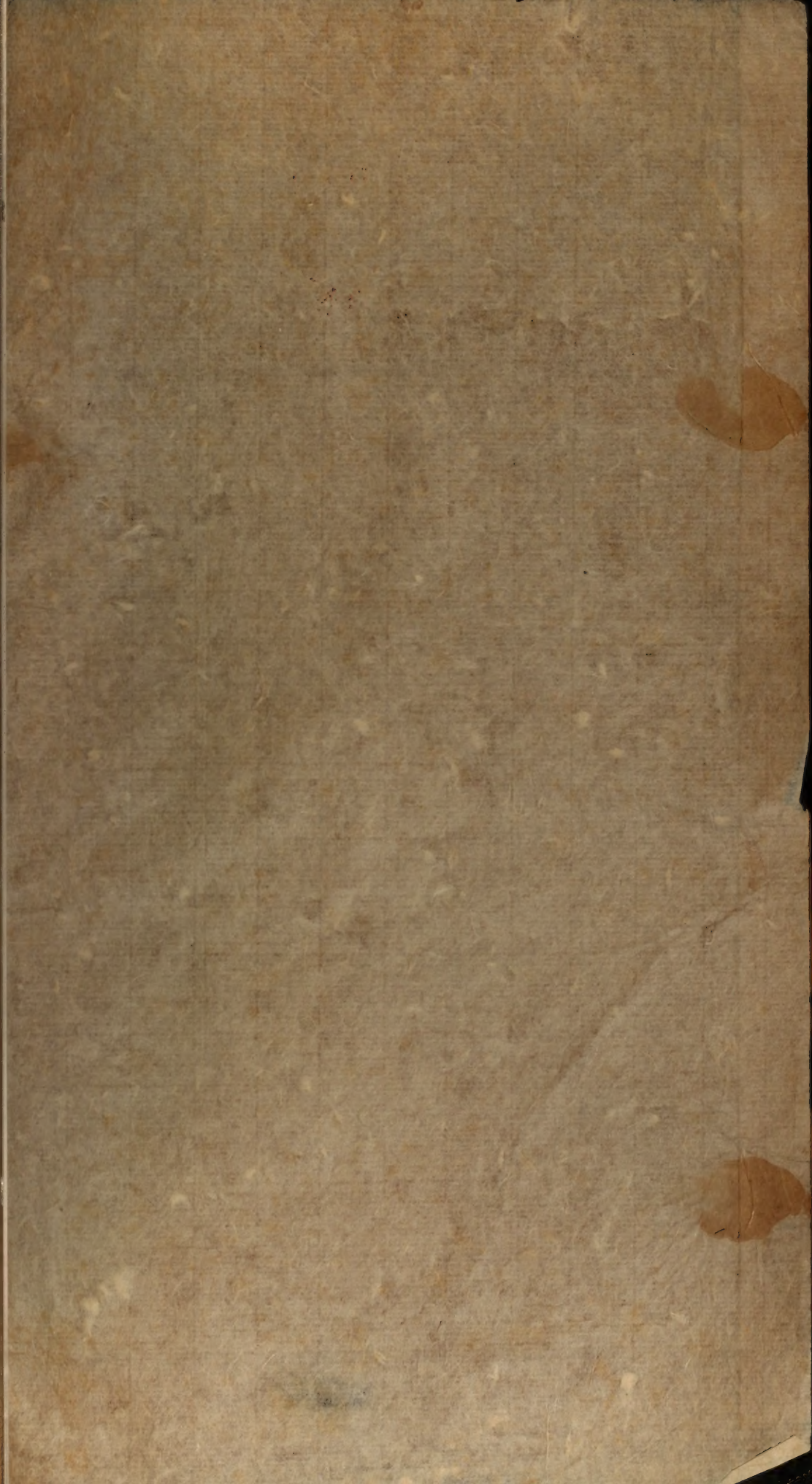
卷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宋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遼史各外國地理攷證三十一一卷

金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三十二一卷

元史外夷傳地理攷證三十三一卷

明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三十四一卷  
西域傳地理攷證三十五一卷

共十七種三十五卷

八



四

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十五卷

魏書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十六卷

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十七卷

外國傳

補地理攷證一卷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十九卷

隋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卷

新唐書突厥傳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一卷

吐蕃傳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二卷

回紇

等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三卷

沙陀傳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四卷

北狄傳地

理攷證一卷

二十五卷

東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六卷

南蠻傳地理攷證一

二十七卷

卷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攷證一卷

二十九卷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七

六

五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漢書各外國傳

地理攷證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原敘

余典學越中受成之年古杭丁益甫廣文以象山司校來省因獻所著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其書主談邊裔爲世所難其目都二十七種自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至國朝圖理琛異域錄地理攷證書成其自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以下十六種書或垂成或未成吁功亦塵矣讀訖迺爲揚言曰著述之功之不易施也釋空理與治實際孰難則必曰實際難教以空理與教以實際孰爲有用亦必曰實際有用空理且滋惑也地理學者實用也雖然苟語弗詳擇弗精其惑又甚焉今如握蛇喪珠家自爲寶圖經富矣發其篋而眩之非不可術鬻也其惑一章算亥步恂恍誦聞偶有所見曰得之矣是廣造也其惑二夫見弗



江圖書館校刊  
中華民國四年浙



言之創也。夫人才之不競，沴氣之相乘，宜亦司校者之所引爲大耻也。廣文發憤著書，其不以此乎？范宣城造後漢，自謂其六夷諸敘論實天下之奇作，廣文所以從衡域外之觀者，其亦自以爲奇乎？故余旣與廣文論天下世俗之所惑，而姑不與期他日之事功，觀其學于四裔，將使百流歸儒之志，則致足壯矣。勉卒大業，余之跂望，政與廣文爲無窮也。光緒癸卯，侯官張亨嘉敘。



能遍知慮限之有賈世之心而不欲示樸是自瞽也其惑三山  
經海志則荒于古稗耳販目則病于新無昭擴之識與之抉徹  
是誣執也其惑四此亦古今著作得失之林也廣文之言曰文  
章公器也是非所在無用迴護指予疑誤願拜厚貺此通博語  
蓋庶幾其無可惑也踐實效也中區之以空悟治世也自趙宋  
來日益甚矣國家廣厲學官登實用士競則國光及其敝也司  
校尤宜有碩慮大畜砥屬皇績思樂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謂儒不可戲也又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謂稽古不可弗統  
天也自養士不以學學不適用功令月試久且夷而不舉遑問  
講體用明天人通天地古今之蹟審中外疆柔之勢乎青衿之  
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謂禮敗樂廢士無正誼故思之深而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原敘

近代諸儒爲輿地學大氏無慮數十百家說禹貢漢志水經注者博古不通今郡邑志乘及游歷所記詳於今者又不合於古而於鄒衍所謂大九州往往存而不論視艾儒畧南懷仁所紀載等諸稗官家言求其合中外古今之說融會而貫通之蓋憂乎其難已自林文忠公譯西人四洲志邵陽魏默深光澤何願船因以考訂列史外國傳及佛國西域西游西使諸記爲海國圖志并及異域錄靈古塔紀畧諸書爲朔方備乘胡文忠撰讀史兵畧於西北國諸險要加詳焉左文襄據以戡定新疆我中國輿地之學駸駸乎翔實有用矣於是順憲李氏有西游錄注烏程沈氏有西游記釋會稽施氏有元祕史山川地名攷零星







敦自地中海出波斯海灣至南海道也百餘年來海禁大開中  
外交通或懵然於古今之故自先生之書出山川能說常變兼  
資我中國其不窮於因應也夫爰贅數言於後以詒當代之爲  
輿地學者光緒歲壬寅二月年家子象山陳漢章謹敘



掇拾遞相發明然未能融會貫通也仁和丁益甫先生秉鐸吾  
邑以實事求是之學課士多所成就暇日讀諸家書病其疏舛  
乃自班范西域傳以降取晉法顯魏惠生唐元奘元耶律楚材  
李志常劉郁以迄於圖理琛吳棖臣所撰有關於古今中外地  
理者爲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並非諸儒所可幾及又從魏志裴  
注中刺取魚豢西戎傳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刺取張耀卿參議  
紀行則并爲諸家所未詳者也書成以示漢章命爲之敘漢章  
受讀數過何敢贊一辭惟念我中國輶傳之逾蔥嶺自漢始軍  
府之逮濛池自唐始兵力之加歐洲自元始本朝通西北國有  
二道北道以庫倫恰克圖通魯西亞卽拓跋氏推寅自烏落候  
出匈奴故龍廷道也其南道以廣州通大小西洋卽大秦王安



蓬萊軒歷史外國傳凡例

一中國之史肇於馬遷匈奴傳一篇遂爲後來附紀外國之始然史記所載均已採入漢書且加詳焉故是編以漢書爲主

本書自漢書以下所  
錄史傳俱有刪節非原  
文有裒用必於原書閱  
之方可

一後漢書成於劉宋時年代過遠又僻處南方見聞亦隘不及班書宜矣今亦無從搜補惟於舛誤處稍加辨正

一三國文多詳核特所記外國事過畧幸裴松之作注增入魚豢魏畧足資參究茲并錄入而攷證之

一晉初統一爲時無幾卽成偏安當時四裔交涉寥寥紀載因之簡畧然亦賴此方得與南北諸史相接

一南北諸朝陳書北齊書均無外國傳斷代爲編不免缺漏







南洋諸部與南史所載情形畧同。

一 元代至強奄有亞洲全境並歐洲東北境應立外國之傳甚多今但寥寥數則蓋亦有故一由明初史館諸人不明異域輿地二由成書太速不暇詳細搜求三由蒙古人鮮通中文記載本少無可爲外國傳之原料故也。

一 明史外國列傳視宋元爲詳但當時諸臣俱不明絕域形勢如鐵木耳託貢獻之名玩弄中朝葡萄牙東來冒佛郎機稱號自來無識其欺詐者殊爲可哂。

一 歷史紀外國事最可詫異者莫如宋書之倭國傳明史之撒馬兒罕傳此二國皆狎侮我邦若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其事備載本傳而千百年來竟無一人能指而出之者蓋



故敘述雖本原書而以南史北史總括之。

一舊唐書外國傳不及新書之詳。惟新書所敘全無體例。既分北狄東夷西域南蠻爲四列傳。何以突厥吐蕃回鶻沙陀另編於前。殊屬不倫不類。竊謂東突厥回鶻沙陀宜入北狄傳。吐蕃西突厥宜入西域傳。因繕錄已成。移改不易。姑仍其舊。

一新舊五代史自以歐書爲佳。惟敘契丹事以遼史校之。失實者多。蓋所採異國傳聞之語。不盡足據也。

一遼史無外國傳。金史外國傳亦祇西夏高麗二國。殊爲疏漏。今各詳攷補列。別爲二卷。

一宋時國力不振。西北兩境又爲金夏所隔。故外國傳僅詳



一地理非圖不明。今每種必插入一圖。或數圖。惟圖僅能繪  
大畧。不能精詳。且圖中註字過多。印刷恐難明析。故圖後  
再附以說。



由不諳地學且自尊自大謂邊遠小夷無足措意故耳

一攷證之要大畧有八余初註元祕史曾揭明其意於跋中

一曰揆地望二曰度情形三曰審方向四曰察遠近五曰

核時日六曰攷道途七曰辨同異八曰闕疑似自後推及

各史亦仍以此爲指歸

詳見元祕史跋

一輿地之學最忌武斷前人撰述犯者頗多拙著此書當亦不能遽免然某山某水某國某城若未得有確徵類皆參以活筆曰當在今某處蓋姑標一地以俟博雅者正其是非卽西人算術書所謂假定法也

一編中附錄攷辨諸作大概從諸書間隙中及無字句中會悟而出故多發前人所未發若拾人牙慧語自信無之

附丁君復本館書

自承台命從事地圖本期速卽告成不意夏閒賤軀屢屢不適入秋以後又驕陽麗天炙人如火因致進行停頓憶自始研地學卽謂非圖不明曾以此言列之凡例迨今實行此事乃覺多有困難蓋所註歷史及各書皆區域廣大跨列歐亞或并及非洲以圖橐言已紙幅匪小難入印本然詳書各地必至字迹攢促遠近方向不易分明其礙手者一若剖裂諸地各自成圖既苦測繪未嫻卽勉成亦難使人通貫其礙手者二是必每幀之後附之以說以爲補苴但全橐地名繁曠說亦不克盡登勢必摘錄其要於原書徒形複沓於閱者殊少補裨其礙手者三反覆審思輿地誠非圖不明所望閱拙著者購備精確詳細之圖





漢書匈奴傳上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曰上有山戎獫狁粥  
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  
橐佗驢羸馱駟騊駼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  
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  
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  
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  
義自君王曰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  
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



三五種

如胡刻一統圖中外地圖中俄交界圖及各專圖類

庶隨時可以檢查若恃簡略

之圖冀洞悉今古情形恐難辦到愚見不如舉此事竟作罷論節取鄙說入跋以明不復刻圖之原委未知卓識以爲何如

案本集凡例有每種必插入一圖或數圖之語二集大典圖攷證凡例亦有於原圖外別繪一圖之語而原槩實無一圖本館因函請丁君補繪以免與例不符茲得復書用亟登之俾閱者知不復刻圖之原委云

本館附識

自有君長莫能相壹迨趙韓魏分晉趙有代句注呂北魏有西  
河上郡呂與戎界邊後秦伐魏盡入西河上郡於秦至秦昭王  
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  
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卻千  
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郡呂距胡及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  
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呂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  
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  
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公劉失稷官變於西戎其後  
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岐下作周邑至西伯昌伐畎夷武王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周道衰穆王伐畎戎  
自是荒服不至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王曾孫宣王伐  
獫狁至於太原稱爲中興後畎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秦襄  
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鎬而東徙于維4邑5當時秦襄公伐戎  
至邽始列爲諸侯後山戎伐燕齊桓公北伐走之及戎翟伐周  
周襄王出奔汜邑四年晉文公伐戎翟迎內襄王於洛邑是時  
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圍水之間號曰赤翟白  
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焉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獯  
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

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予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旣歸，西擊走月氏。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頭曼獵。呂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呂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呂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倖臣妾從死者多至數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呂予之。得人呂爲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呂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曰太子爲左屠耆。自左右賢王。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須卜氏。此三

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開圍一角。於是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昌頓遂引兵去。漢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雁門雲中。居無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等往擊之。復收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時匈奴呂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常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呂和親。昌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萬人降匈奴。往來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呂慢書遺高后。后大怒。議發兵擊之。季布力諫。迺止。孝文卽位。復脩和親。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文帝發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往擊。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呂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呂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

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曰呂驕歲入邊殺掠人民雲中遼東最甚漢甚患之迺遣單于書單于亦報謝復和親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漢使三將軍屯北地句注飛狐口堅守以備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灃上胡騎入代句注邊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兵罷歲餘景帝立趙王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後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呂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人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曰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未至百餘里得亭尉



之右賢王走出塞。時濟北王反，因罷兵。明年，單于遺書復求和親，許之。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強者，呂衣食異，無叩於漢。今若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匈奴盡歸於漢矣。』呂繒絮馳草棘中，不如旃裘堅也。得漢食物，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呂計識其人眾畜牧，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發十萬騎軍長安，旁備寇。又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

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呂子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呂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人眾萬五千，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明年春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但呂身脫，而前將軍趙信降匈奴。



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入盜於邊。然匈奴貪尙樂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歲，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李廣出雁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囚敖，廣均贖爲庶人。其冬，匈奴盜邊，漢使韓安國屯漁陽備之。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塞，殺遼西太守，敗漁陽兵，圍將軍安國。會燕救至，迺去。又入雁門，殺千餘人。於是使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自西至隴西，擊胡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呂爲固。漢亦棄上

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曰實之。滅北地，曰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其年春，漢謀曰：爲翁侯信爲匈奴計，居幕北，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曰：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軍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



趙信故小王降漢封翕侯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單于既得翕侯曰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  
益北絕幕曰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之明年胡數萬騎  
入上谷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  
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  
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  
胡得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曰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  
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半  
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  
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

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擊胡。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已見武節。而使使風告單于。單于留之不歸。而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騎射。數使使好詞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滅貉。朝鮮。呂爲郡。而西置酒泉郡。呂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



至賓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為單于死。迺自立。及得真單于始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單于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自朔方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自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  
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  
張掖。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還。  
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弟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旣誅大宛。  
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降胡。明年浞野侯破奴亡歸。又明年使  
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級。匈  
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  
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  
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  
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者四百人。單于貴陵



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言為言烏維立十歲死子詹師  
 盧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後單于益西北左  
 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  
 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  
 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告漢明年春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  
 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至期事覺單于誅之發  
 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  
 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求水匈奴生得之因急擊其軍  
 盡沒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  
 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年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句  
 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

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而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至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



以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將軍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單于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長子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未至而貴人呂爲有病，更立左大將。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狐鹿姑旣立，呂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子先賢，揮不得代。更呂爲日逐王。日逐王者，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呂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謂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呂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呂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自單于呂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或說貳師曰：「夫人家室皆在吏，若還不得意，適與獄會。」郅居曰：「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志，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

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曰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曰備奔走是時衛律已  
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  
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  
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曰漸致和  
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  
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復得其地漢聞其計詔邊警備無何  
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  
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騎士射殺犁汗王  
自後匈奴不敢入張掖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後數萬騎  
南傍塞獵是時漢邊郡燹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



與顓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矯單于令與諸貴人歃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旣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曰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駭問右谷蠡王不服反曰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衛律爲單于謀築城以守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遂止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曰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曰爲道擊

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烏孫五萬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騎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日五將軍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餘里至蒲離候水斬七百餘級鹵牛馬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94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鹵牛馬二千餘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得單于使者蒲陰王目下三百餘級鹵牛馬七千餘聞虜引去皆不至



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曰：「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曰：「烏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招寇生事。非計也。」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三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因乘其傲擊之。斬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欲求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與昆彌連上書言爲匈奴所侵。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敵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吏士皆從軍。遣

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遺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曰餓死。人民死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三年也。單于立以左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



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卽戒宏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曰：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虜千九百餘級。鹵牛馬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呂虎牙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呂下三萬九千餘級。鹵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者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虛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

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寇邊未至會有人降漢言狀漢遣將軍趙充國等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之月餘單于病歐血不敢入還去卽罷兵遣使請和親未報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卽與右賢王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語曰單于病甚且弗還後數日單于死召諸王未至顓渠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鞬單于單于旣立復脩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前單于用事貴人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前單于子弟親近而自曰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旣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



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天子詔發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首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三騎。不敢入。卽引去。是歲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自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疇居左地者。其君長目下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民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屯車師地。自實之。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自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鍵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匈奴遣萬騎往擊。無所得。其明

匈奴其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  
貴人其自死若處無來污我。握衍胸鞬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  
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  
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漢代匈奴爲北方之大敵。但推原種族實與塞外諸蕃迥不

相同。蓋其始祖瀋維系出夏后。

周書王會篇有匈奴國名。王會篇後附載成湯獻合正北

之夷十有三。亦有匈奴是匈奴有國遠在夏時確有明徵。

居然中國神明之裔。與周之先

世后稷封邠相距不遠。惟稷之後雖不甯失官。竄於戎狄而

公劉直父世守華風。故日漸內遷。至文武二王遂有天下。瀋

維之後至殷北徙戎狄雜居。竟與同化。舍耕稼而事牧畜。曠

宮室而處穹廬。去衣冠而服皮褐。殆所謂用夷變夏者非耶。



姑單于曰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有隙卽率眾數萬騎歸漢漢封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明年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鍵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鍵王留庭奧鍵貴人共立故奧鍵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萬騎擊之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人不附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鞮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今秦州山戎乃東胡部族在今直隸永平府境。汜邑今河南襄城縣。陸渾山名在河南洛陽縣西南。衛今衛輝府。西河者黃河以西。卽陝西東界地。圖水師古注卽銀水在米脂縣東北。蓋圖水南洛水北皆西河郡地也。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狄道州。林胡樓煩皆代地。胡國林胡當在大同東北。樓煩在朔州西南。梁乃山名在邠州南。漆水發源同官縣北。句注山名在朔州東。古代郡在今宣化府西南蔚州境。上郡治膚施。今陝西延安府。北地今慶陽府。本義渠故土。陰山在河套東北。吳喇特旗境。今所稱布爾當圖山一帶皆是。高闕據水經注言古黃河北流屈而東。逕高闕南。蓋山有兩峯對峙。中成一峽。如門闕然。在今河套外阿爾布坦山東。雲中今歸化城地。



此傳之首備述三代以來諸戎狄之盛衰似與匈奴本事不相附麗然細按之實所以著匈奴勃興之所自蓋荒服諸部種類雖多皆力薄勢分初無與於中國之利害自戰國列王競事開疆諸部遂日漸淪亡特諸部亡而諸部之人民豈能盡滅當其時近東者多歸併於東胡近西者多歸併於月氏近北者多歸併於匈奴故嬴秦之世三部並強迨漢初匈奴冒頓以梟雄之質崛起朔方滅東胡破月氏遂統一大漠南北南面與中國相頡頏矣關今邠州岐今岐山縣吠夷即犬戎部地在涇州西維邑今河南洛陽縣鄠鄠周故都今西安府西境地邽即岐山涇水發源平涼府西北入渭河洛水發源延安府西北入黃河古太原在今慶陽府南秦始皇封地即

按昭武漢縣屬張掖郡。本書梁謹傳注。昭武故城在張掖西  
北。蓋卽今高臺縣境。甌脫者人不可居之地。今沙漠是也。沙  
漠無所產。不可以居。人猶瓶甌脫其底。不可以盛物。詳後甌  
脫攷。白山名在大同府東廣靈縣境。但此時白羊樓煩二  
部均居新秦中。故稱河南王。非舊日部地矣。朝那漢縣屬安  
定。在今平涼府西北。虜施今延安府首縣。左王將居東方。爲  
今克魯倫河以東及內蒙古東四盟地。右王將居西方。爲今  
色楞格河以西至科布多及新疆等地。此非臆度。蓋蒙古地  
雖廣漠。而有水草足資游牧者。不外以上數處。明於北徼情  
形者。必知余言不謬。單于庭在今賽音諾顏部塔米爾河北。  
別有攷附後。然其南當與寧夏相直。曰代雲中未確。因當時



雁門秦郡漢治善無今朔平府地造陽在上谷東北今赤城  
縣地上谷卽宣化府漁陽今直隸順義縣右北平在熱河東  
喀喇沁旗境遼西今永平府境遼東卽奉天省城河南今河  
套地漢稱新秦中九原秦郡在古黃河折南處之東雲陽漢  
縣屬左馮翊今同州府地蓋南北直道自九原至此臨洮卽  
今洮州陽山在高闕東陰山西北今稱翁金朔龍山北假者  
陰山以西陽山以南地也東胡部境在直隸關東北邊外今  
內蒙古諸旗地其人種出於鮮卑鮮卑山名在俄屬西伯利  
亞昂吉刺河南西人稱爲東姑斯人種甚確以昂吉喇河一  
名東姑斯河也詳塞北人種攷月氏亦西徼大部在今甘涼  
肅三州地隋書言康國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昭武城

定屬縣。今延安府南有彭原鎮，卽其地。回中宮在隴州。飛狐谷名。水經注：代郡南四十里有飛狐關。今廣昌縣北黑石嶺也。飛狐關當在今蔚州南北峪口地。前人謂在廣昌縣，蓋舊爲廣昌地，非廣昌縣城也。細柳倉在長安縣西南，棘門在咸陽縣東北。灞上在新豐縣西，衛青所至之龍城。據讀史兵畧注：在察哈爾左翼旗界，非漠北單于建庭處。衛青出高闕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知其時右賢王駐地距河套西北不遠。票騎將軍隴西之役，載於本傳者較詳。傳言去病率萬騎出隴西，踰烏鞮，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蓋票騎之軍由鞏昌狄道北進。烏鞮山名，卽媼圍，轉音。水經：河又東北過媼圍縣東，故阯當



測算之術不精故耳。龍城447即後文龍祠。攷單于庭南有泊曰  
 台魯兒倭赫。相傳為龍所潛。故於五月祀之。并祭其先。及天  
 地鬼神也。渾窳屈射48。丁零。隔昆龍新犁。皆漠北小部。渾窳屈  
 射無攷。丁零一作丁令。部地在今貝加爾湖古稱北海東南。蘇武  
 傳。武居北海。丁零盜其牛羊。以地相鄰接。故隔昆乃堅。昆轉  
 音部。地在唐努烏梁海境。龍新犁。史記作薪犁。無龍字。攷周  
 書王會篇載成湯時北夷有織犁其龍。與匈奴東胡並列。後  
 世合二國為一。故曰龍新犁。惟部地未詳。馬邑49在朔州東。今  
 尚有馬邑鄉。平城50據水經注。實即今大同府城。白登山名在  
 平城東十七里。亦見水經注。高奴52漢縣在延安府高塞縣境。  
 漢志縣有洧水。洧水今延水河。蕭關53在固原州東南。彭陽安54

又東北舉蘭山水注之灘水今大夏河舉蘭山水合洪水河  
知皋蘭山在河州西境查票騎軍已北過焉耆山千餘里何  
又鏖戰於此揆度情形必旋師時遇昆邪王邀其歸路故合  
短兵力破之也其夏票騎又出隴西北地本傳言涉鈞耆濟  
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於鱓得鈞耆水名卽永昌  
水磨川居延水卽甘州北山丹河鈞耆水小故曰涉居延水  
大故曰濟由此西南入祁連山攻昆邪王牧地蓋已截其北  
走之路故虜獲之眾數倍於前卽此兩役去病用兵神妙已  
見一斑又按西域傳大月氏爲匈奴所破遠徙西域不能去  
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南山卽祁連山本羌地爲月氏餘眾  
所寄居茲攻昆邪遂先至其部鱓得漢縣爲張掖郡治今甘



在蘭州東北買子城地。攷晉禿髮儁檀拒赫連欲從温圍水北渡。又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温水。其後拓跋氏伐沮渠。李順謂自温圍水至姑臧。温圍温水温圍均卽媪圍轉音。蓋古時由隴西至涼州。其孔道皆由此渡黄河。又唐書載憲宗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儲材河側。朔方軍潛投之於河。終不能成。烏蘭亦烏韃轉音。遼濮部名。當在烏韃山北。票騎軍由此道西行。再過莊浪河。當卽所謂狐奴水。五王皆休屠王屬部。時休屠王駐涼州地。五王所部當在平番迤北一帶。焉支山卽傳焉耆山。唐地志涼州天寶縣有焉支山。明地志山丹縣東南有焉支山。在今山丹縣東南。永昌縣西北。俗稱大黃山。臯蘭應劭云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水經注灘水

山在涿邪山東南今稱阿蘭察博克多山徐光祿所築亭障  
當從陰山北麓迤邐而西直至盧朐山止盧朐山必陽山北  
麓之名蓋築此亭障所以爲九原朔方兩郡之外護也居延<sup>72</sup>  
澤爲居延水所歸在肅州北長城外今額濟納旗境定襄<sup>75</sup>漢  
郡在雲中南今山西朔平府地五原郡在吳喇特旗西古黃  
河折向南流處酒泉郡今肅州張掖郡今甘州天山者葱嶺<sup>74</sup>  
東北行之山脈斜亘二千餘里貳師擊右賢處當在新疆土  
魯番或哈密境涿邪<sup>75</sup>沙磧之稱音轉爲朱邪又爲處月唐有  
處月部地在蒲類海<sup>今巴里坤湖</sup>東金婆山陽金婆山今名尼赤  
金山正在巴里坤湖東沙磧間然則尼赤金山卽漢涿邪山  
無疑余吾水當卽翁金河此河爲漠南北衝要之途<sup>76</sup>鄧居水<sup>77</sup>



州府幕同漠絕幕擊匈奴謂橫穿沙磧以攻之實顏山蓋杭

愛山南面之一支趙信城在此山間票騎出代與左王將戰

揆其地望當在克魯倫河境狼居胥山在寧夏西北沙漠間

今尚有狼居胥山碑遺蹟姑衍亦山名未詳所在翰海一作

瀚海沙磧地也俗稱戈壁如瀉注謂北海名誤甚令居漢縣

屬金城今平番縣地浮苴井當在杭愛山北匈奴水即塔米

爾河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名是役虜已先遁故不見一

人眩雷塞當在歸化城西薩拉齊廳境地理志西河增山縣

有道西通眩雷塞為北部都尉治服虔注謂在烏孫北大謬

朔方漢郡水經注河水又北至三封縣東故城在西北套外

騰格里泊南漢受降城在九原塞外今吳喇特旗北界浚稽

今固爾班塞坎特山西有一峽爲南北之孔道攷范昭達從  
西紀畧言三十一二臺間有路盤旋山峽幾二十里仰見峭  
壁巉巖想卽此地。在歸化城西北二千四百餘里道里正合。  
狹與峽同。范夫人城當在山北。速邪烏燕然山。速邪烏亦涿  
邪轉音與燕然山南北並峙沙漠中。故連稱之曰速邪烏燕  
然山。前人謂卽杭愛山南麓。近隄車延惡師二地。當在烏孫  
北界。蒲離候水距張掖千二百里。當在今札薩克圖汗部境。  
烏員候山約距雲中千二三百里。當在今土謝圖汗部境。至  
蒲類將軍西至之候山。當在巴里坤城西。蓋匈奴遣人候漢  
軍動靜處均號爲候山。非一地也。雞秩山距西河千六百里。  
當在歸化城西北。丹余吾水距五原八百餘里。當卽靄布哈



當卽今哈綏河趙信城在其南兜銜山當在翁金河東北近  
左賢游牧處姑且水似卽推河因塞北河水無多可據當日  
情形揣度而得也安侯河名見後書本傳卽魏書頷根河今  
鄂爾坤河也左安侯度姑且水者言單于精兵由鄂爾坤河  
左岸西南渡推河蓋是役單于定計遠輜重匿精兵以避漢  
軍之鋒銳而橫截其歸路故御史大夫軍進至斜追徑初不  
見敵而還至浚稽山遂爲所追及幸軍士力戰卻敵否敗沒  
矣斜追徑乃度斜車山之徑路斜車山見耶律鑄詩註地在  
和林川東南北距單于庭不遠師古注謂從捷道而追之實  
望文生義之談也蒲奴水當在浚稽山北似卽今塔楚河夫  
羊句山狹爲匈奴要擊貳師處蓋貳師進軍漠北必由之路

申說且細讀本文並無防守意義服顏二氏豈誤認各居其  
邊爲各守其邊耶抑知地亘千里何能徧守旣無人居守之  
何爲況匈奴之俗同於蒙古隨水草牧畜移徙不常無室廬  
無城郭其邊境并無一定界限故彼國人民但習戰事勝則  
進敗則遁無所謂守也二氏漫以軍營斥候之法推測虜地  
用爲甌脫之解失之遠矣夫甌脫間地千里莫居是非可以  
居而故棄之明甚蓋塞外境土雖極廣漠而有水有草堪爲  
牧場者亦殊無多其天生棄地人難託足惟沙漠爲然攷東  
胡部境在奉天直隸邊外一帶匈奴部境在漠北外蒙古一  
帶兩國中間盡屬沙漠沙漠者古所謂瀚海今所謂戈壁是  
也此沙漠東北起黑龍江境西南至葉爾羌和闐境橫亘萬



匈奴傳 卷一  
河常惠與烏孫軍至右谷蠡王庭。知當日右谷蠡分地。卽在蒲類澤左右。今巴爾庫里湖濱地。烏禪幕爲烏孫康居間小國。攷烏孫與康居接界處。在特穆爾圖泊西。知烏禪幕舊牧地在此。

甌脫舊解辨

本傳言甌脫者凡四。一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一生得甌脫王。一匈奴西北遠去。發人民屯甌脫。一匈奴降者言。聞甌脫間皆殺之。服虔注。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注。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余謂服顏二說不特誤會。尤曹於塞外情形。按傳旣明言棄地莫居。又言各居其邊爲甌脫。則甌脫指棄地而言。原極明析。無待

又何所見而曰境上候望處耶

北方三大人種攷

泰西自科學盛行凡百事物皆別爲專門以資研究人種學其一也。有白勒門拔克者實爲此學鼻祖。其說定人類爲五種。一高加索種。二蒙古種。三奧洲種。四美利加種。五馬來種。後法人葛得雷法徐踵其說而小變之。分人種爲三。而以美利加及大洋洲土著爲雜色種。近世人種學家則欲革除分類成見。而以文明程度定其高下。如弗雷得力辣彩耳輩是已。外此又有以風俗人情爲辨者。以所居之地爲斷者。言人異。綜而論之。皆摹擬想像之詞。並無確據。西人於政治法律教育諸學。並崇重歷史。獨言人種。絕不之及。良由西人立



里此云千餘里。僅就東胡匈奴間言之。舍此之外。豈復有如許之棄地乎。然則甌脫之義。雖指棄地。而棄地之實。卽沙漠無可疑也。或謂沙漠之地。旣無人居。何以有甌脫王。曰匈奴所稱爲王者。自左右賢谷蠡奧鍵外。餘皆隨意命名。雖號甌脫王。非實居甌脫地。且甌脫間亦有一二可居之地。如今內外蒙古各旗牧地。每有在沙漠中者。後此匈奴遠去。仍發人民屯於甌脫。藉以通受降城騎隊之聲息。元初太宗於戈壁立驛站。詡爲四善政之一。此蓋其先導焉。若夫谷吉被殺。匈奴降者。聞甌脫居人所言皆然。知非虛妄。要之甌脫二字。爲當時方言。今難確解。然其大意不過謂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猶脫底之甌。不足以容物而已。何所見而曰作土室以伺。

傳國最久。惟部地在北鄰於戎狄。漸與同化。遂成游牧之邦。秦漢之交。冒頓崛起。稱強朔漠。若非漢武雄才大畧。以全力制之。爲患幾無已時。嗣後呼韓來朝。郅支遠遁。匈奴人種始徙康居。迨後漢順帝時。北虜爲竇憲擊破。單于逃亡。度金微山。別建國於康居東北。號曰悅般。四裔年表作白匈奴於是匈奴部族多赴西垂。適大漠南北地。入鮮卑。匈奴遺黎。因此逐漸西遷。劉宋之初。奪據悅般國地。未幾仍爲悅般所收復。其眾遂西侵波斯。上均見年表而暫駐於烏拉山西南。佛勒格河濱。先是佛勒格河西。黑海以北。爲峩特阿里曼法蘭克薩克遜郎巴地。凡大利阿蘭阿速等十餘部所分據。至是均爲匈奴所逐潰。敗西奔匈奴之勢。遂強。越六十餘年。阿的拉爲王。尤梟傑善。



國日淺文化驟進實在近時千餘年前除希臘羅馬外皆野蠻耳今觀英法俄德諸史所載者僅徒居歐洲後事上溯古昔不過曰來從東方而已而東方之為何國不能知也東方之為何族愈不能知也文獻無徵數典而忘其祖固無足怪然則西人雖競言人種其於本邦如此何論他邦本洲如此何論他洲本種如此更何論他種說之莫衷一是不其宜哉不其宜哉余著地理攷證徧讀自漢以來外國諸傳並參核西史始知歐洲人種皆出於亞洲北方而亞洲北方為人種之始者有三

一為匈奴人種匈奴始封之祖曰淳維系出夏后見史記又晉書載記

赫連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本中國神明之胄由商歷周見周書王會篇

導之歷年乃出居於匈奴故地。此鮮卑人種所肇生也。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泰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一作唐古希通古斯河南卽大鮮卑山之所在。一以河爲標目。一以山爲標目。中西所攷。若合符節。大澤千餘里。卽古之北海。今之拜喀勒湖。鮮卑遷此爲漢書所云丁零國無疑。丁零在北海南。蘇武傳可證。大鮮卑種人生於窮北。天氣寒洹。物產無多。故自古以來卽散居各地。西書謂悉比利亞東沿海而南。及於中國之東三省。皆通古斯種所居地。余以烏桓、鮮卑及慕容、燕諸傳核之。信然。然不止此。攷丁零一名狄歷。一名勅勒。三國時分部於金山南。曰西丁令。魏書稱



戰侵入歐洲腹地兵威所至莫敢抗行因據有多瑙河南境

至今匈牙利羅馬尼塞爾維布加里等國皆其後也

上均見西史

至悅般一國自西徙後亦漸富強宋齊之間曾與波斯國戰

又助立波斯王柯白

見年表

及梁武帝世悅般部眾偵得俄南

空虛竟於西歷五百八年徙而據之俄羅斯史所謂斯拉夫

民族者即係此種

詳見大典圖攷證

自此以後中國之北及於西域

遂不聞有匈奴之蹤跡矣此匈奴人種之始末沿革也

一為鮮卑人種攷魏書本紀謂其先出黃帝子昌意昌意少

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後歷六七十世至成帝

始強又五世昌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沮洳謀更遷

未果又八世至聖武帝遂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有神獸

其地曰狼所生則與高車傳同其事況突厥與狄歷勒鐵勒皆一音之轉其同出一族又何疑乎迨及唐時薛延陀回紇繼突厥而興而僕骨同羅都波結骨等部附之然諸國之名皆明見鐵勒傳回紇即韋紇若拔野古骨利幹斛薛多濫大漢白霽等亦必為一種所分析五代宋元以下如奚契丹遼金皆烏桓鮮卑苗裔蒙古本漠北小族元祕史載其始祖為兩

狼所生說雖小異要亦高車突厥之同類矣此鮮卑人種之

始末沿革也按北史高車傳載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欲配天神於國北無入地築臺置之適有老狼穴臺

下不去其少女因下為狼妻產子滋繁成國余謂此必拓跋氏人種所從出非匈奴時事國北無人地即大鮮卑山魏初

記載當有此說厥後刪去託為黃帝支裔皆文士所潤色非其故也突厥蒙古皆其同種故所傳述均即此事不過大同

小異耳又西域史言蒙古之先有男女二人遁入深山僅一徑可通後世欲出舊徑已塞因以革筒鼓風熾火焚之乃闢



爲高車而狄歷又作鐵勒其部眾由獨洛河

今土拉河歷伊吾

今巴

里坤金山而蔓延於西域最遠者並入俄之南境端河黑海等

處蓋鐵勒傳之得凝海卽裏海所謂羯三者卽今俄國喀山

斯科人一作可薩又作克薩克或作哥薩克所謂索咽者卽

魏書粟特西書峩特爲日耳曼之本名今德奧法西荷瑞各

國均此部人窳促卽阿速時與阿蘭同居今地屬俄而薩忽

卽薩克遜恩屈卽英革利又爲創立英國之祖知西史稱爲

德意志人種者實皆鐵勒人種亦皆鮮卑人種也近日本人

譯德意志曰獨逸尤與鐵勒音合若柔然之始雖云失其氏

族但魏書蠕蠕傳阿那瓌自言先世源出大魏亦其同種可

知突厥所自說雖不一余參觀之曰居西海則與鐵勒傳同

俄地者則稱喀薩克亦曰可薩唐書黠戛斯傳言其人長大赤髮皙面綠瞳因其部人有特別之形狀故雖分徙四方亦可參攷而得最著者漢書之烏孫顏師古註云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可知烏孫卽烏斯所分而烏孫亦烏斯之轉音也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一西史前元百十三年有深不爾

或作金伯利

條頓

或作德多尼

二族侵入北伊大利其人皆藍睛紅髮

凶悍無前嗣爲羅馬大將馬黎約擊破餘眾退居厄爾白河

二部卽後入白里登創立英國之盎格魯撒克遜人也

至今英人

多赤髮綠瞳

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二又唐書五識匿人碧瞳大

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民眼多碧綠異於諸國又言佉沙國人文身綠睛據魏書烏孫傳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



衢路與魏本紀九難八阻神獸導之歷年乃出亦同此一事而流傳各異者

一爲烏斯人種烏斯本漠北小部在唐努烏梁海北俄屬悉

比里亞南界其地有烏斯河自東而西入也尼塞大河至今

河濱尙有上烏斯下烏斯兩村堡按元史西北地附錄註乞

兒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人結婚取此義名地

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漚成就烏斯沐漚連

也河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也攷回紇語乞兒之義爲四

十吉思之義爲女漢女四十峴與此部此古時烏斯人種之

源種人在漢曰堅昆亦曰隔昆在魏曰紇骨亦曰護骨在唐

曰黠戛斯亦曰紇挖斯又曰居勿曰結骨在五代曰轄戛在

元曰乞兒吉思亦曰吉利吉思乞兒吉斯在今日哈薩克居

兒吉斯亦當出於鮮卑。不知唐黠戛斯傳明言種雜丁零雜者兩種共居之謂。益足見赤髮綠瞳之人自成一類。非狼種人所能混淆。惟鮮卑之種大於烏斯。鮮卑所至烏斯人附之。故史家列入高車鐵勒傳。不復爲之分析耳。此烏斯人種之始末沿革也。

接近世歐人每自稱爲雅里安人種。據英人李思倫白萬國通史言。太古方言卽有雅里安之目。然雅里安之緣起。旣無古跡。亦無古記。攷證殊難。特有多種相似之方言。乃知太古實有此族之民。如德人呼父曰伐德。一作法英曰發德。希臘

文曰巴體。

一作巴載耳。

拉丁文曰怕胎。

一作巴德耳。

印度文曰披他。

一作

比達藉非同出一源。何能相近如是。嗚呼。此真無稽之談也。勿



嶺山中五識匿達摩悉鐵帝皆在葱嶺山中而佉沙亦接近  
葱嶺蓋皆烏孫遺裔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三又明葛祿權  
衡所著庚申外史載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同知赫斯禿赤  
領阿速軍六千討之阿速者綠瞳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  
觀此知俄南之阿速與烏孫同稱阿速部名亦卽烏斯烏孫  
之轉音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四當國初時俄用可薩部人  
開闢悉比里亞地轉戰而前至黑龍江境與駐防兵遇屢擊  
敗之後乃媾和而罷楊賓柳邊紀曷載其事言阿羅斯人深  
目碧瞳隆準虬髯是蓋誤以可薩人爲俄人然亦可見可薩  
部人實出於烏斯矣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五或謂護骨見  
魏書高車傳紇骨見隋書鐵勒傳高車鐵勒皆鮮卑種似乞

其東境。但高加索山。非人種發生之地。西人亦自知之。特其  
先來自何方。彼皆不能知耳。且此種雖據歐洲一二部。而非  
其大多數。謂白色人全出於此。則不盡然矣。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  
同校



論英德諸國同出鐵勒。中西史籍既可互徵。若以語音相同。即可指為同種。天下詎有是理。如中國人呼父曰爸曰爹。或疊其音曰爸爸曰爹爹。與上諸譯音皆同條共貫。蓋黃白種人古時均由亞洲西境分出。而加勒底巴比倫亞西里亞。相繼興起以統一之。故各地語音多同。惟謂語音同即同種。則武斷甚矣。至其地理諸書。則又指白色人為高加索種。此較雅里安說稍為有據。以鐵勒諸族徙入歐洲時。實有一小部分首居其地。即隋書所云拂菻東有恩屈阿蘭北禱九離。伏嗚昏等部是也。恩屈即盎格魯阿蘭與阿速同族皆烏斯種。伏嗚西史作富恩昏即元史穩兒西史作狼尼皆匈奴種。北禱九離無攷西史載亞法耳部亦德族初居高加索山後徙多惱河為東羅馬所滅殆即隋書之北禱。

拂菻為東羅馬國都。今孔士但丁城。見洪鈞拂菻攷。高加索山正在

漢書匈奴傳下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  
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  
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  
萬人東襲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  
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鍵王與烏藉都尉各  
二萬騎屯東方曰備呼韓邪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  
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  
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



Blank columns for vertical text.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臣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邊，後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從。呂馬上下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



揭單于右奧鍵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聞之使四萬騎分屯東方備呼韓邪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車犁敗西北走屠耆卽引西南留關敦地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弟右谷蠡王西襲屠耆殺畧萬餘人屠耆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行千里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君長王侯數  
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  
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  
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六千又發邊郡士  
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  
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加明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十襲錦帛九千匹絮  
八千斤呂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呂爲呼韓邪  
兵弱降漢不能自還卽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



所笑。雖如是而安。何呂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漢。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亦遣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呂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呂冠帶衣裳黃金璽。韞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呂昌猛擅與夷狄詛盟傷國威重宜解盟上薄其過詔呂贖論勿解盟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



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犁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足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呂稱漢乃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呂給焉郅支單于自呂道遠又怨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

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至孝武出師。斥奪其地。攘之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呂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呂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匈奴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呂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呂候望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呂制諸侯。所呂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民。恐其思舊逃亡。四



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迎郅支。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曰立之可長。無匈奴憂。即使使至堅昆。郅支聞之大悅。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旣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曰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曰西至敦煌。請罷邊吏士卒。曰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曰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曰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曰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曰備塞外也。亦曰備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曰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王昭君號寔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且莫車。次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雕陶莫臯。次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他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曰。匈奴



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目此  
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五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  
可制。八也。起塞自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谿  
谷水門，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  
始，欲目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不可卒復。九也。如罷  
戍卒，省臺候，單于自目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  
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目永持至安  
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奏對，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

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呂第  
二闕氏子樂爲左賢王。第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烏鞮牙  
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  
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尙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  
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同鷺。大鷗也。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爲上言  
其利。令藩說而求之。藩說單于獻此地。單于曰。此溫偶駱王所  
居。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等歸漢。後復使匈奴而求  
地。單于曰。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  
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單于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  
報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濟南太  
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復遣子稽留昆入侍。至哀帝建平



亂十餘年。賴漢力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鞮單于。遣子入侍。呂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單于旣立。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河平元年。遣右皋林王奉獻朝正月。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鞮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子胸留斯侯入侍。呂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入侍。呂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

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土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目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耗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虜名王貴人呂百數自是以後匈奴震怖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人眾入匈奴界寇盜民畜單于遣左大當戶將五千騎擊烏孫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爲質匈奴單于呂聞漢遣使責讓單于令還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或言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曰爲可且弗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呂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

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目來厭之詞。疏目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目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呂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呂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呂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呂善易隸。呂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去到國復遣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風示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中郎將韓隆等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執二虜付還使者，因請其罪，有詔弗聽。會西域諸國王斬呂示之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答諭，厚賞賜焉。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等多齎金帛，重遺單于。曉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由是怨恨。明年西



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巨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巨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金帛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初帝遣稽留昆隨單于

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漢帝子孫。何  
目得立。遣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自後  
單于屢告諸部入塞寇盜。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  
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  
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之爲害。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  
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蠹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  
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



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  
支將人眾二千。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與狐蘭支共  
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  
等見西域頗背畔。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劫畧吏卒數百  
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與匈奴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  
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畧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  
置人眾零吾水上田居。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欲入寇。莽  
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萬騎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呂次拜之。迺誘右犁汗王咸。咸  
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吹各一。黃金千  
斤。及雜繒綵千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單于

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呂劓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呂狀白單于。單于更曰。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時匈奴數寇邊。皆云孝單于子。莽遂斬咸子。登於市。初北邊自宣帝呂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不出。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



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受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弱。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迺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乏水草。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黼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

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其爲寇入塞。譬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貳心。天鳳二年。莽遣使歸前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爲呼都而尸道舉。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旣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



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卽王昭君之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呂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呂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爲右賢王，烏珠留時左賢王數死，呂爲不祥，更易左賢王曰護于，護于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授其長子，欲傳呂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至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偕弟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付使者，莽作焚如之刑。

贊曰。書戒蠻夷。猶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呂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呂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



會因呂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  
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呂輔立之兵調未合而匈奴愈怒並  
入北邊北邊由是潰敗會當病死莽呂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  
奢所呂尊寵之甚至終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  
死更始二年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  
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呂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  
者單于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  
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呂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  
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呂敗而漢  
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  
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呂相報復。其桀鷩尚如斯。安肯曰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呂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呂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



衰止。單于反，呂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呂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呂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呂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呂沒其意，與盟於天，呂堅其約，質其愛子，呂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呂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綏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呂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呂山谷。雍呂沙幕。天地所以隔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呂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呂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五單于爭立。其根據何地。傳未詳言。茲先揭其大概。使閱者知當時之形勢。攷呼韓邪初立在東方。破握衍後。遂都舊庭。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目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

泊知雞鹿塞地必在阿爾布台山西北。諾水東山。師古注諾水卽諾真水。按諾真水一統志作濫真水。託紇臣水。唐書作土護真水。卽今朝陽縣北圖爾根河。別有攷詳五代史此諾真水名

同地異。在歸化城南。今亦稱圖爾根河。西流入黃河。東山者河東面之山。誅斬郅支事據陳湯傳。湯等合漢胡兵四萬餘分二道。一從南道踰蔥嶺經大宛。一自將發溫宿。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闐池西。敗其游軍。入康居東界。趨郅支都城。都賴水上。攻拔之。攷西域傳。漢出西域有南北二道。惟與此南北道異。此所謂南道。蓋從喀什噶爾北踰山至拈罕路。實卽西域傳之北道。此所謂北道。則由阿克蘇城卽流北行。越木素爾達板至特克斯河南。烏孫都赤谷城在此再西行經特穆爾圖



未幾爲屠耆所敗。仍走東方。次年襲滅屠耆。復歸舊庭。後爲其兄郅支所攻。戰敗南走。因降於漢。屠耆初立於西方。追勝呼韓邪。不留舊庭。仍還於西。未幾兵敗自殺。烏揭本北方小國。服屬匈奴。傳云西方未確。觀後郅支擊降烏揭。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知其部地在堅昆東。丁令南。今土謝圖汗邊界恰克圖城北。俄境中有烏的河。其地正在堅昆東。丁令南。漢時烏揭居此水旁。今河旁尙有烏丁斯科城。至車犁烏藉立時。本皆在東。與屠耆戰敗。走西北。合於烏揭。未幾又敗。遂益走西北。與之俱亡。關頓當在新疆境。罽姑在關頓東千里。當在寶音諾顏部境。雞鹿塞攷地理志注。朔方臨渾縣有。道西北通雞鹿塞。屠申澤在東。屠申澤卽今西套外騰格里。

四塞之山河。內有千里之沃野。可戰可守。制人而不制於人。故由周歷漢至唐千數百年。胥於是宅帝京焉。不意大漠以北。亦有形勢鞏固。不讓關中。爲自來單于可汗建立庭幕。藉以統治各部者。斯何地乎。則外蒙古賽音諾顏汗所轄塔米爾河之流域是也。塔米爾河流域。經線在偏西十二度三分。緯線在赤道北四十一度至四十三度。其地西南東三面皆杭愛山所環抱。北面又有杭愛支峯巴彥集魯及賽坎等山。以爲屏障。惟東北一隅爲塔米爾河流出之路。河有兩源。均發源於杭愛山麓。西源綜小水十數。滙爲台魯爾倭赫泊。復出而東流。南源今稱察罕鄂倫河。卽元和林河。亦綜小水十數。經元初故都和林城。東北流。兩水旣合。益東流。會於鄂爾



泊卽闐池

入俄屬七河省境。郅支所居本康居舊都卑闐城。都  
賴水今稱盧列塔河。在俄希爾達利耶省東北。一名塔拉斯  
河。卑闐城築此水上。當與元時訛打拉城相距不遠。匈奴有  
斗入漢地近張掖郡。當卽今合黎山及亦不刺山等處。以此  
外皆沙漠無生材木處也。休屯井似卽今翁金河東之阿騰  
井。車田盧水當卽推河。兩地均在漠北。故曰道里回遠。後成  
長西域傳作後城。卽車師後部地。在今新疆阜康縣東。零吾  
水未詳。當在單于庭西南。虎猛漢縣名。屬西河郡。制虜塞在  
其境。

自漢至元漠北諸大部建庭處攷

中國列代建都之地。論者皆以關中爲首推。蓋關中者外有

名其庭耳。攷元耶律鑄雙溪醉隱詩註龍庭和林西北地也。又曰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金河界其中。東滙爲龍渦。龍渦卽龍所蟄居地。匈奴祭龍斷在於此。金河在和林西百餘里。卽今塔米爾河西源無疑。東滙爲龍渦。今台魯爾倭赫泊也。由是觀之。匈奴庭幕當建於此。且當建於台魯爾泊北何也。後漢書載永光元年南單于求滅北庭。遣將護其兵八千出雞鹿塞。至涿邪山。分兩道襲之。左部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水繞天山南。渡甘微河。二軍俱合。夜圍單于。以今地徵之。雞鹿塞在西套外阿爾布坦山西北。從此越瀚海至涿邪山。涿邪者沙磧之稱。見耶律鑄詩注音轉爲朱邪。又爲處月。唐書有處月部。在蒲類海東。金婆山陽。蒲類海今巴里坤湖。



坤河又東北流會色楞格河土拉河共入貝加爾大泊塔米爾河所經兩岸多平原土脈肥沃草木禽獸蕃植滋生宜耕耘宜畜牧以故如匈奴如拓跋氏如柔然如突厥如薛延陀如同紇下逮蒙古之初興余嘗攷之其庭幕皆建於此或謂諸部建庭處史無明文何以知在塔米爾河曰仍由歷史原文參證他書攷核精確之輿地圖志以得之

試先言匈奴匈奴單于所駐號爲龍庭班固燕然山銘所謂絕大漠踰涿邪乘燕然至龍庭是也又史記歲五月大會龍城後漢書會五月龍祠夫曰龍庭曰龍城曰龍祠名雖異而地則同實匈奴單于建庭處然以龍爲號必非若中國文臣頌揚藻飾之詞想其地故有龍蟄居立祠祀之因以名其城

庭何處然曰居匈奴故地則亦在塔米爾河境矣。惟拓拔氏居此。僅及二代。卽又他徙。故遺蹟別無可攷。

繼拓跋氏者柔然。史言郁久閭社崙破匈奴餘眾於頰根河。遂居匈奴故地。頰根河今日鄂爾坤河。爲塔米爾河下游所會合。柔然破匈奴餘眾於此。遂居其故地。則柔然庭幕仍在塔米爾河北明甚。史又言魏太武帝大延四年。親征柔然。分三道進。至浚稽山。又分中軍爲二。陳留王索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于阜。不見敵而還。眞君四年。又征柔然。仍分三道。車駕出中道。至鹿渾谷。敵遁。追至頰根河。擊敗之。按此二役。與後漢時兩道擊匈奴畧同。浚稽山在涿邪山東南。當卽今阿爾察博克多山。中軍分二道者。蓋陳



金婆山今尼赤金山此山正在沙磧中然則漢涿邪山爲今  
尼赤金無疑踰山有南流河二東曰推河西曰拜達里克河  
逆流而北均可至塔米爾河境是時左部蓋湖推河源過嶺  
再順塔米爾南源北行所云西海卽台魯爾倭赫泊也河雲  
當是泊北地名其右部蓋湖拜達里克河源過嶺匈奴水指  
塔米爾西源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以爲名繞天山南繞  
過杭愛山南麓也杭愛山古時通稱天山甘微河卽前所云  
金河觀二軍一過西海一渡甘微始合圍單于知匈奴單于  
所駐在台魯爾泊北情形了然如繪

北匈奴旣爲竇憲等所破走金山西別立爲悅般國舊日庭  
幕遂墟適其時拓拔氏自大澤南遷

大澤卽貝加爾湖

史雖未言建

突厥盛時。轄境之廣。倍於匈奴。自鐵勒內叛。建庭之地。遂爲薛延陀所據。唐書言薛延陀部樹牙鬱督軍山。後稍移於都尉橐山。蓋猶突厥可汗有東西二牙云。

唐滅薛延陀。漠北故地。又爲回紇所有。舊唐書回鶻傳。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橐山。南依噶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俄河。敘述形勢。歷歷如數掌上紋。至爲明析。攷烏德橐卽鬱督軍。轉音爲杭愛山。南行之正幹。西據此山。則牙帳在東可知。噶昆卽鄂爾坤。轉音。但此噶昆水。實指塔米爾河。以塔米爾河亦鄂爾坤之一支。故以噶昆統之。否則鄂爾坤河東北斜行。無南依之理。仙俄河卽色楞格河。在牙帳北六七百里。地望卻合。然則回紇建庭亦在塔米爾河。尤確鑿可據矣。



留王從浚稽北沿山陰西北行經六水泊

即六澤一呼爾罕鄂倫泊二齊果音

泊三奔察罕泊四鄂羅克泊五吉爾吉朗圖泊六察罕泊

至涿邪山再溯拜達里克河進

即後漢右部軍前行路車駕則從浚稽北溯翁金河直進天山指杭愛山登于阜登西庫倫城西北之山岡也後一役分三道必左軍進翁金河路右軍進拜達里克河路而車駕出中路則由推河進鹿渾谷當在推河發源之庫庫嶺間故自此北追擊敗柔然於鄂爾坤河也

至西魏末突厥肇興伊利可汗破滅柔然盡有匈奴地史言其可汗恒處都斤山都斤山即唐書薛延陀傳都尉健山今稱都蘭哈喇山在土謝圖汗旗北境此雖稍移於鄂爾坤河東然曰恒處知塔米爾河亦必建有庭幕特居此時較多耳

奴舊庭且在可敦城之西證據顯然

迨元太祖崛起北方於稱汗改元之十三年始定都於和林

見許有壬興元閣碑記

和林者以水得名即今塔米爾南源察罕和林

河也

自元史地理志誤以察罕和林河爲喀喇和林河致後來著述家不知和林之所在詳拙著和林攷

太宗

時乃築城置宮殿定宗憲宗因之雖其地視歷代建庭處稍移於南然亦塔米爾河地以是論之塔米爾河流域爲漠北之關中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塔米爾河境有可敦城。可敦猶言皇后。城蓋唐憲宗女太和

公主所築。按公主於穆宗時嫁回紇。毘伽崇德可汗稱可敦。

亦作可憐。哈敦。哈屯。史言可敦亦自建牙。此卽其牙城也。初游牧舊俗。

雖大酋所駐。亦不過聚集毳帳。環以車輛。畧備警衛而已。見長

春西游記無所謂城。自太和公主建牙別居。始從中國制築城。故

歷代可汗之牙。均無形跡可覓。惟可敦城流傳甚久。元耶律

鑄詩註。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宮城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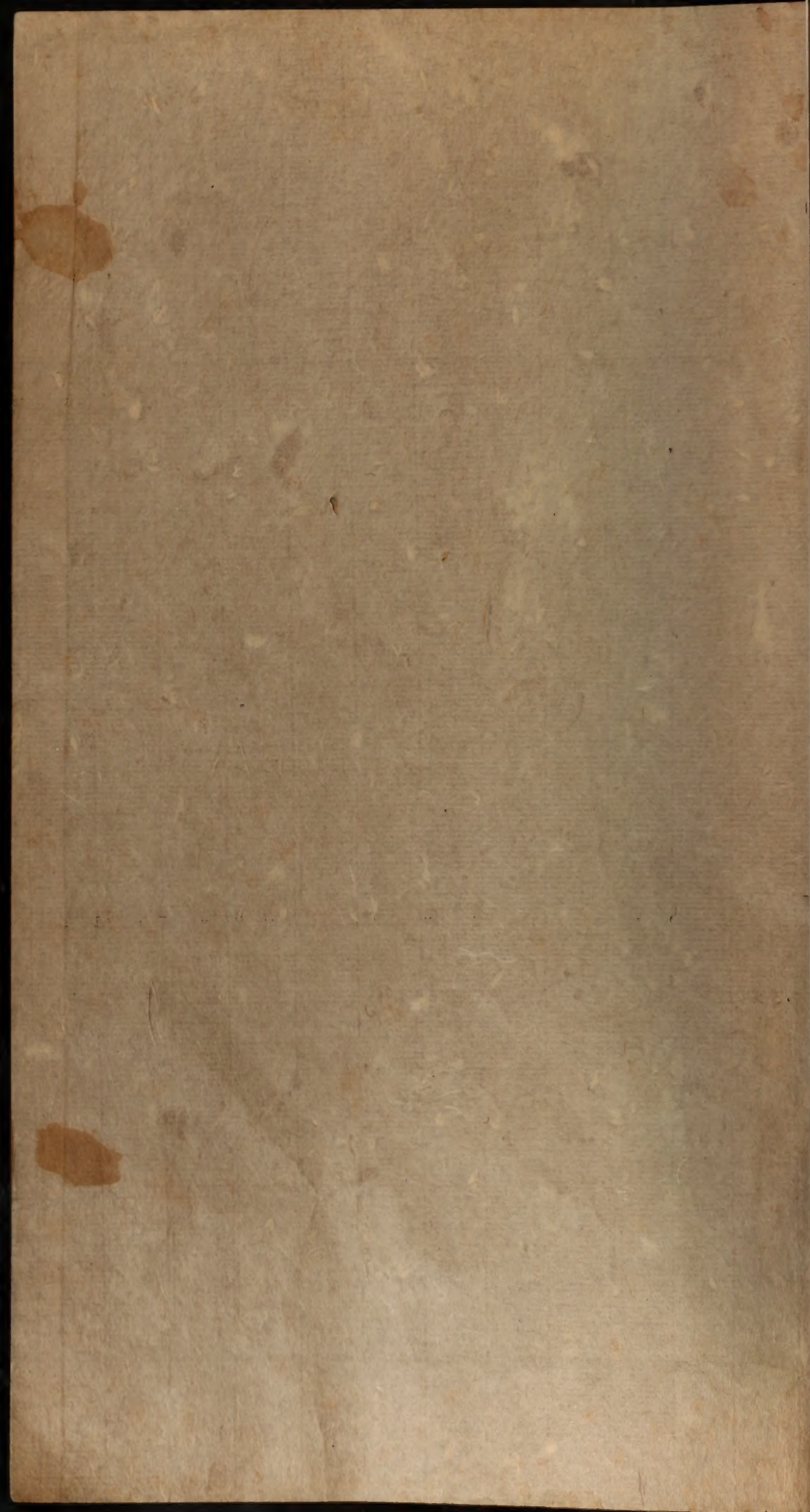
宮所居之城。猶言可敦城也。城在和林西北七十里。以道里

計之。當在塔米爾河北近台魯爾泊處。此城至遼改稱鎮州。

遼史載鎮州事蹟頗多。且言其西有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

庭。單于城也。窩魯朵譯言行宮。觀此可知回紇建牙實卽匈







之國中不計然始不計然若

蘇允南然亦教米爾所賦以景歸之烈米爾所賦與見非

判以榮與置宮類宗憲宗因之難其洪御視力對到與

醉也自示也對志賜以榮率爾林賦與各陳明林賦

見清注正明林書以水書各明今對米爾南端與

位示大也賦賦非改效明有知示之十三平故或

效書賦且并同輝賦之西端與應然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